



《再生缘》是清代中叶杭州才女陈端生写的“弹词”，讲述孟丽君与皇甫少华的故事。在这篇文章中我只是借题一用。报载“黄浦江苏州河沿岸规划征求公众意见”，“瞄准将一江一河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级滨水区目标”。作为上海市民之一，我由此引起一些联想。因为篇幅的关系，只能把“一江”暂且按下不表，先说说“一河”吧。

苏州河是上海的母亲河，这许多人都知道却未必闻其详，我过去也只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条河起源于太湖，只是长久以来一直叫吴淞江。它施惠于上海，其实也很早。早在公元219年，孙吴政权在现上海青浦区的白鹤镇一带吴淞江南岸建造“滕瞳巨舰”青龙舰和白虎舰。《南史·王僧辩传》：“皆衣以牛皮，并高十五丈，选其中尤勇健者乘之”。与军事和航运有关的造船业带起了一座发达的经济中心青龙镇，可见认为上海很晚才起源于一个小渔村的传言，纯属无稽之谈。青龙镇在唐代成为对外贸易港，大食、闾

苏州河的再生缘

◆ 王纪人

婆、三佛齐、交趾、新罗和高丽等国的船舶经常驶往青龙港。显然，青龙港是当时中国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港口。北宋期间，青龙镇烟火万家、衢市繁荣、人文荟萃、风景迷人。各方达官显要、藩商巨贾、骚人墨客纷纷到此游览居住，盛况可与南宋京城临安媲美。上海段的吴淞江称为苏州河，则始于近代。19世纪中叶上海开埠后，外国侨民由上海乘船而上，溯吴淞江直达苏州，就称其为苏州河。纵观历史，可见苏州河沿岸依托水上交通运输的便利，成为上海最初的发展中心，催生了几乎大半个古代上海。在近代又用了一百年时间成为搭建国际大都市上海的水域框架，仅在位于上海城区的河道两岸，就建了18座大桥。全长53公里的苏州河，则共计有桥31座。两岸老工业建筑与相关的物流服务建筑鳞次栉比，成为近代上海民族工业发展的见证。

但是随着后工业时代的到来和上海产业的转型、陆路交通的四通八达，以及浦东的大开发，苏州河似乎风光不再。因为它几乎失去了从古到今曾经令它欣欣向荣的所有功

能，只有两岸多出的地块，令房地产开发商垂涎三丈。两年前我与家人从丹巴路码头坐游船向黄浦江方向进发，一路上但见河水清爽了许多。虽然还谈不上天光云影共徘徊，但半个多世纪的黑臭毕竟廓清了，这是最令人宽慰的。可惜两岸的景色在多数时间里令人乏味，左顾右盼，只见太多空置的厂房和废弃的仓库堆栈，还有突兀而起的楼盘，实在一无足观。只有接近外白渡桥的终点，风景才美伦美奂起来。那些堪称经典的地标性建筑，就像凝固的音乐，有着可以凭借视觉感受到的美的旋律。

要让苏州河沿岸再度繁荣起来，并成为全球瞩目的都市水域，又谈何容易？三国时代的遗迹早已踪影难寻了，唐宋繁华，也往事如烟。唯一留下的，是近代崛起的异国情调的恢宏建筑，如外滩源（有英国总领事馆等建筑）、上海邮政总局、俄国领事馆、百老汇大厦（上海大厦）、礼查饭店（浦江饭店），以及外白渡桥等，都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要让苏州河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级滨水区”，按我的愚见主要有如下几点：以“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滨水区”

作为参照系。以巴黎的塞纳河为例，全长不过13公里，却有卢浮宫、奥赛博物馆、巴黎圣母院、埃菲尔铁塔、法国众议院等古典和现代杰出的建筑，横跨两岸的大桥就有35座。再以流经伦敦的泰晤士河为例，伦敦主要建筑大多分布两岸，如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圣保罗大教堂、伦敦塔桥、泰特现代艺术馆、格林尼治皇家天文台等，有桥27座。再如涅瓦河，流经圣彼得堡部分有28公里，两岸有青铜骑士像、彼得宫、海军部和彼得堡罗要塞等。我曾在塞纳河、涅瓦河坐游船分别欣赏过巴黎和彼得堡的两岸风光，显然都大大优于我在苏州河坐船时的体验。原因是苏州河水面比较狭窄，世界级的地标性建筑仅限于东头。我的设想是要在相当程度上展示苏州河上自青龙镇以来标志性的历史记忆，西段呈现古典的历史风貌；中段保留近代民族工业的部分建筑，但没有必要全部保留，文化创意园区的功能转换，也要根据实际需求；东头百年上下的优秀历史建筑，自然为不可移动的文物，并要尽量恢复其历史的品位，扩大向公众的开放度。由于苏州河流域较长，在两岸空地可以建造中西风格的园林和绿化带，形成绵延不断的生态长廊，并以多变的季节色彩令人赏心悦目。而临河两边，必须留出可以贯通东西的步道。在保证两岸绿肺功能的前

提下，适度新建民用建筑也是必要的，但主要满足休闲、养老和相关福利的需要。要严格限制住宅、商业、办公用房的建设，且限制新建筑的用地面积、层高和外观色彩。要坚决杜绝同质化、山寨化、低俗化的建筑设计。建筑要兼顾实用和美观，美观至少要并列于实用，而非第二。苏州河两岸的改造既然是为了成为世界级的滨水区，那就必须彻底改变各自为政、自作主张、放任自流的状态。自然和人文景观的设计先行，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实施。苏州河流经黄浦、虹口、静安、普陀、嘉定、青浦、闵行七个区，它的开发和利用必将使上海城市的宜居宜业，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届时，苏州河的航远功能将大幅度地用于快船旅行，或自驾电力驱动的水上出租车（已出现在塞纳河），让游客一睹两岸的如画风景，并溯源至太湖，乃至沿运河北上。

媒体报道这个规划的实施期为2018至2035年，规划远景展望2050年。显然，与黄浦江一样，苏州河也进入了再生期。这也是这条上海的母亲河经历古代和近代后，搭建国际超大城市上海的水域框架，因此我称之为苏州河的“再生缘”。



扫一扫请关注“新民艺评”

经典不是隔夜菜 排演必须要新鲜

——从邵宾纳剧院版《人民公敌》谈起

◆ 石俊

德国最顶尖的剧团之一——邵宾纳剧院带来的易卜生名剧《人民公敌》日前启动中国巡演，朋友圈里对这次演出呈现出超越以往的评价与期待。有人将邵宾纳剧院比喻成德国戏剧票房的金字招牌，也有人将该剧的导演奥斯特玛雅表述为擅于“经典新编”，这次演出将给大家带来全新的“当代性”。

似乎都没错，但我觉得还是应该把我在柏林看到首轮演出时的感想与今天的观众一起分享。在欧洲，除了易卜生的故乡挪威，德国是较多上演他作品的地方。但数量还是少于莎士比亚与布莱希特。近些年，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尤其是这一部《人民公敌》的排演呈现上升的趋势。首先一个原因是这部作品的前瞻性在今天变成了当代性。小镇医生斯托克芒发现温泉被附近的工厂污染了。可是当地人为了利益而听之任之，坚持调查与公布消息的医生则成为“人民公敌”。第二则是作品中的恒定价值。易卜生的伟大在于他不是在反映当年其实并不严重的环境问题。而是在利益当下的集体无意识伤害，以及坚持者的“孤独”。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问题，据说主人公斯托克芒的原型来自两个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化学家，同时也是易卜生自身的写照。“我要报告一个重要发现，与它相比，水里有点毒，温泉浴场有点不卫生都是无足轻重的小问题——它就是：我们精神生活的根源中了毒，我们的生活结构建立在有害的虚伪基础上。”（剧中斯托克芒台词）

这一版《人民公敌》曾被推为2012年度欧洲最有影响的戏剧演出，但在舞台制作上投入不大，甚至被人称为“简洁”。上半场，演员在近



似黑板的底板上画出每一场的场景素描，医生则会写上自己调查得来的种种数据并加以计算与演示。你不得不佩服这些演员在保持表演状态的同时还能在一两分钟内完成这些画面的勾勒。到了上下半场切换的时候，随着现场乐队的演奏，演员及工作人员上来用白色涂料将前面的画面及数字公式完全覆盖，涂成白色底板。每场如此，在现场观看的我脑子里出现的是剧场工作的“繁重”。

经典作品难排，因为走进剧场的观众大多已经了解了人物，故事甚至主题与精彩台词。没有悬念，少了期待。陈米如何烧成新饭？于是很多当代导演就玩起了解构。也有人试图把故事发生拉到现代与当地，但核心不变就如同违规将隔夜熟食戴上当日生产的标签。

奥斯特玛雅的创作被很多戏剧评论家称为：对经典的新鲜排演。他本人则表示自己一方面忠于原作一方面有所颠覆。

下半场一开始，风格陡转。奥斯特玛雅将市民大会一场戏变成了台上台下互动的论坛。扮演斯托克芒的演员并没有局限于剧本本身携带

的环境问题，而是和现场的观众就欧洲当下的各种社会问题进行讨论。这个场景很像是著名后现代戏剧家博奥倡导的论坛剧。演员和观众的碰撞是即兴的更是独立思考。国内导演这些年也喜欢演出时做一些小互动，但都不改变戏的格局。有演员没有受过即兴戏剧与即兴表演训练的原因，有东方观众较为内向的因素，或更因为缺少整体的设计与把控。

在台上台下辩论到高潮（或低落）时，有演员在台下将泥弹与彩弹交给观众，有人会拒绝，但更多被刚才论坛激起情绪的观众扔向台上的斯托克芒。污浊的泥弹与彩弹有的击中他的脸或身体，有的击中他身后刚被刷得雪白的底墙。此刻，我的心有着被强烈刺痛的感觉。我望着斯托克芒复杂的表情，人是可以忍受孤独和痛苦的，但难以熬过的是排斥与绝望。

可以这么说：这次中国巡演是否是一样动人心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现场观众的参与度与表达。应承戏剧圈子里的行话：找对了观众才会有好的演出。

或表现人与自然的矛盾、或有感于城市建设的无序、或隐现人与人交往之困境，或阐述传统文化与中国画当下境遇，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中国画坛，花鸟画领域从未出现过这种形态和寓意，何曦是首当其冲的开拓者。他勇往直前，基于传统又跳脱传统，认为迹有巧拙，艺无古今，甚至在他的笔墨世界中，山水人物花鸟也没有严格的界限。

2015年，何曦在他的母校中国美术学院举办了一次有影响力的个展，对自己历年作品作了一次系统回顾，广受赞誉。就在他的工笔画作品获得普遍认可，荣获全国美展大奖，并被大量摹仿甚至抄袭的时候，何曦却不想重复自己。他不能被简单定义，只画内心深处的东西，另辟蹊径而归去来兮，回到最初曾经尝试过的写意上去。

虽万千人吾往矣。整个2016年，对何曦来说，是封闭、反思和苦闷的，有一种被束缚的压抑贯穿始终。他渴望找到出口，写意是他最直白最坦率的表达方式。他默默完成了《你看不见的远方》系列，整整七十张。在密密沉沉的画面中，总有一条自己的路，即便在微光中，也执着前行。对于土石、草坡的各种表现，似乎有着传统山水的皴法和点苔，又带着现代构成的味道，他无意于中西融合，却在随意挥写中突破了中西绘画表现的界限。这个系列的作品暗中有光，虽剑走偏锋，却仍在大道上，特别有秩序又突

最传统与最当下

◆ 胡建君

破常规，是谦逊谨慎又无所畏惧的。但无论多么肆意挥洒，他的笔下一派平和之气与安静优雅。

经过如此艰苦卓绝的笔墨积累，何曦豁然洞开，2018年推出了命题大作《印象西沙》（下图）。秋天的崇明西沙是美的，天光与云影，色相与空无，现实与幻梦，交织错落流离失所，这时候人与天地便有了自然的连接。他在杨柳拂水的梅雨季完成了这幅作品，大片芦苇荡如壮阔的山水皴法一般，有光影有明暗，有错落的层次，更有风的姿态，始终处于恍惚变化之中，像一种不尽善、无永恒、未完成之美。

就像头顶飞过的那一群野鸭，如此轰轰烈烈，又飘零梦幻，它们各有姿态，互相拥挤挨挨却依然孤独。谷崎润一郎说，茶人在听到水沸声时，就联想到山上的松风。大群的野鸭飞过，自然也有风声掠过，一定有故事在发生。他表达那种嘈杂又寂静的氛围，它们如万籁一般幽茫，如风雨一般变幻无常。何曦试图用最传统的笔墨传达最当下的感受，传达暗夜诡谲与白昼的匆忙，传达悲悯与希望，拘囿与释放，秩序与无常。

世界虚空，于意云何？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当何曦拿起画笔，他是沉默的思想者，又是快乐的游吟诗人，因为无所依傍而无所畏惧，便能在光明与黑暗之间自由穿行。就像侯孝贤的电影：他一个人，没有同类。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